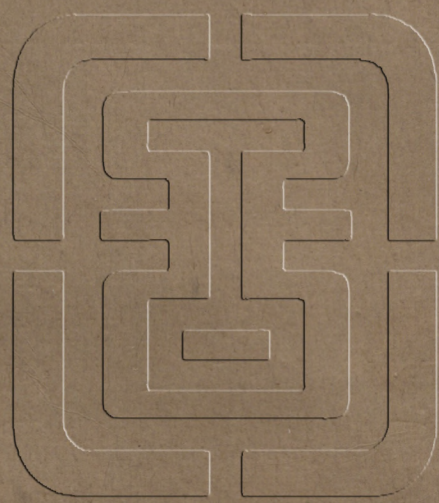




2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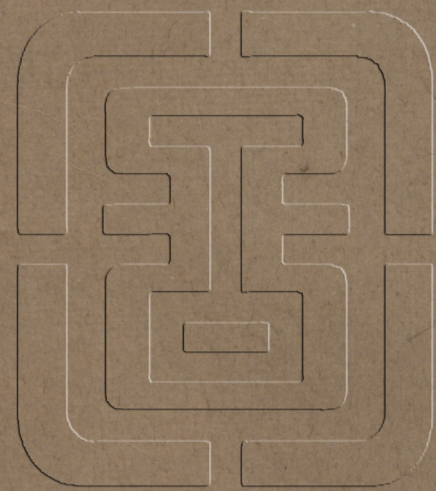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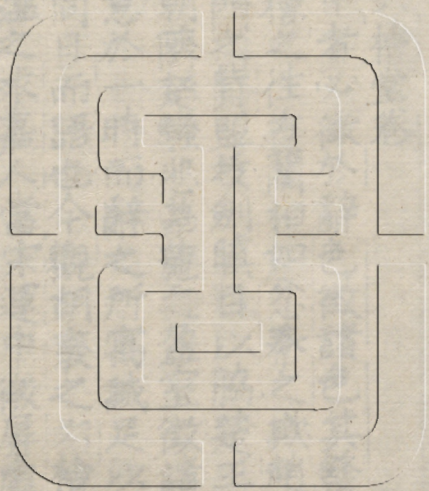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
— —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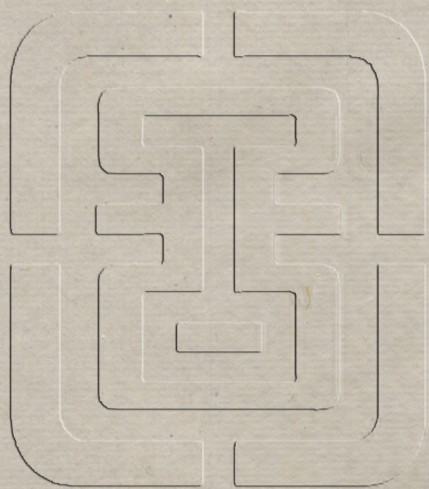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念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
旨婉以深稽之往古籙相如念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
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
嘆蒼葭之朝隰楚騷悲菹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
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
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念之徵於
辭者歟秦溫之求嘉人當末運中微屣處華蓋山中讀書自
娛念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
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



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異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褒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褒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境以奸權妒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

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遊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亦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臯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麋周公之斷檣仲尼之蒙俱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

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
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困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
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
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
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
袁廷玉甫其先南畝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
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
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
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
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
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
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子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
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
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
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
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
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所校歐陽公居士內
下邊幅最高闊會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
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

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爲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蔡玘已爲之鑲板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大學居原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爲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爲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鄭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爲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樞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
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
事逮至京事不白公卽爲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

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僅輿肆亦未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予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旣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之

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于此有旣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贊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殺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殺賚瑩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卽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甚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再拜江西參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譖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譖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

爲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辭意懇切

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

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曠昔

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場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軍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傅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具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

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大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扶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雖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繪之記尚與圖
贊拉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
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
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南家傳後有元文
宗時龔璘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
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未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闈不
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
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
傳干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
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膺取宋實

錄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邪元累朝
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
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
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
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止誼僅比陳
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
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桎
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爲正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
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關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文令重庶累洽有以宋
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
令考特傳末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實識俟

時以獻

海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全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汝愚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今徐嘉論鼎子汾與守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安李九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由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頤中卒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

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緣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頽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蔡燿墳堪其滅濁淫蹟矣足道哉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頴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備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夷狄之風易中國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為大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况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

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爲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况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遠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償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况李定輩邪先生雖爲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

定輩示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充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况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幸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

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
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衷其人使重困於兵
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
贊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
利百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
亡蓋由祖宋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
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爲
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于茲哉

題卻封禪頌藁後

右卻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
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

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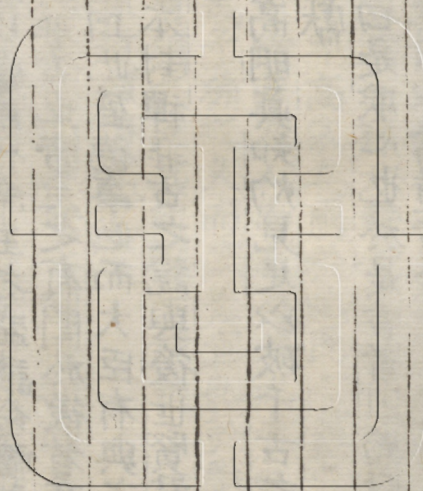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
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
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
行之美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
作此詩以獻

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
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
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
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

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婿尚寶丞宋懷以此
彙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
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題跋

題貢師泰逾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
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
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
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復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
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
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
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
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
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

自用與夫保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恭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恭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恭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交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

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爲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厲而不繭字以規矩爲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蕪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爲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子題故爲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某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

之傳雖一書割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大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爲人所愛重无極其妙而爲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其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欵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宋鴻臚諭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溫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時其用意之筆豈可槩觀例論哉宜爲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嫻於書敬誌其左以

俟識者云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昇履餽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

說乎史稱曾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爲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嘗奉 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及覆幾二十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書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斂交游錢爲治裝且慰

安其困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卽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爲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爲忠臣而畫回在當時爲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土世忠穆公願浩都督湖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昇升乃楊以緇素表以蜀錦韜以丹檣名公薦

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令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况先世所得真跡實之當何如邪世人癖耽玩好者見人古書名畫輒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激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曰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滿將入覲或以留犢

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爲之非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矣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鬢三人待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爲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奔奔然願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爲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道其貴也恥坐車張幃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猶何

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為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
焉耳夫弋獵之好有耽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
道學亦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絕而元公獨易其
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先者先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
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己者也然其鍾離樹蹟隱然為國
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為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為則已
為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為虞箴
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
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
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

言遂于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
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
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
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
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
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叙

右唐蕭翼詣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
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
書歷世流傳以為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
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
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

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爲玩物者之勸

讀活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爲君爲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爲守爲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奈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爲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爲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爲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爲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爲乎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大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

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丞民第一章至第八章
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秉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
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
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
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總
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
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
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
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
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讀汲冢書

周洪謨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踈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
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
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
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
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
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
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
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
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
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

不取秦晉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國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

事則不可也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

雜著

燕書

宋濂

玄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諭以風以陳質往舊開今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肩至於武文威稜氣懾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蓋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於禦雲

中苟偃扼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
久若綬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
守矣雖然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
曰君務上尊天下睦四隣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
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
馬戍聘於齊會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
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
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
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畏晉
楚大國爾齊何能爲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

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羣鷄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
翼諸鷄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鷄同啄雞視之兄弟
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鷄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爲其
所責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
仆車而仆於劇驟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
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蟄且
有毒况上國乎燕文爲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
丘山中若蘊若茹若魄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
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剡剡斲之運繩尺剡之閤閤然橐橐然
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
用檜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檜散木也膚理不密潘液弗固嗅

之腥瓜之不知所窮爲秩爲根且不可况爲負任器耶工師
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程文礪以薦址畫藻以奠
井堅壁以厚墉陶甃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
缺以一榑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筆者在末厝
承末者在杼藉杼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
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國乎桓
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
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檀執國柄者有
雍巫焉成內食之茲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
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
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
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

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
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躡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笑而豔殺司鴻氏
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從引錐自刺
左右奪錐免躡怒欲殺衛人白閭曰衛人厚我若地勿以妾
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文竟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
女弟瑩容顏媵嬖肌膚若琢玉善爲陽阿七盤之舞翩翻如
龍旋兒者欲死君強委禽焉可妻也躡從之瑩至躡絕憐愛
瑩終不自憚嬰則日媚躡作狐狗能躡或一破顏輒出驕人
曰主君贈我以笑矣王君面目有光矣如渥丹齒如齊貝音
中黃鍾具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
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

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躡專瑩白閭甚恚往詬瑩曰而涵彘耳處忘德吾乎不欺何專我主君也嬰繼詈尤力瑩起避之白問與嬰逐噪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誰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值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瑩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閭抱瑩大慟與瑩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爲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躡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及北面事之爭權而矜龍已焉故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頊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剗桐而鞅錘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

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醢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崇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澗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

且不暇况敢爭乎公解頰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
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
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
大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其岐徙都
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
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
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艷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豐之
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
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能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
棘刺骨血見若濡縷能啜瓜之血愈滋瓜之不已膚成坎原
原如泉湧能不能禁剝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

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剝無乃與前
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
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愼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
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
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持醫師之為然哉

祭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遙答之且答且
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七更湯收濕不以巾拭風乾
之掘坎為匿而軒其上下疏河水隨恩隨流欲行人道汲井
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因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統足統若
行賸纏三周而覆湧泉垂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噉即吐
子泓獨樂之驕人曰是何鬱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
郁也宜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之怒不舒適不釋

也又從而嗅之頻死召其子曰吾死矣染盛薌合不爾求也
嘉薦普淖弗汝覲也能時致足統於柩前孝莫大焉祭大夫
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
平

曾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箴緣之以畫純佩
之以長襦尉之以榆火擇形筭承之趨曾君之庭而致辭曰
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出入息而鼓
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
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僇義不祥莫大焉
請以是為王體之共謹再拜以獻曾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
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
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

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
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章鞶以朱絲褊以華黼有文爛
如也又復趨曾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
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謂之章
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
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
若可受絀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
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
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
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污于執事願以仁
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絃曾
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

曰曾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懇而有依曾君應之若黃鐘大呂弦歌干揚洋洋乎相宣冷冷乎相應也君臣如此曾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苦成常與之出狩指河山曰吟吟乎有截也指民物曰焚焚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牙戢犀利也指內藏曰玉帛克初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乎腹擊曰敝邑素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為君陳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嬴者居蛟汭之丘汭不產牛有繩犗來者大如黎其角爾爾栗爾昭支嬴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犗牛易稱童牛之措是也昭支嬴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懇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輿皂自以無敵也

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高涼之山有牛曰搜其項黃其尾玄其色類乎捲其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嬴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爰子檀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空廩之林有牛曰旄赤鬣垂髀紺鞞蔽膝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嬴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偃無膝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摩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角鬢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嬴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犗項肉上葵龍胡下綬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昭支嬴復往購以歸且詭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邪津津焉悅置置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嬴出牛讎之公

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爲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犛縷縷以爲頂鵠象以爲跟雕壁以爲背填脂以爲尻其肉重七千斤子蓋致之昭支品或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我不我告我終秣犗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沭固爲大國也此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爲大國也較之秦楚則惟強不知之矣君勿自足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成常舌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鍊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浸乎淫靡然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僕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欲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身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

等藉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衣雖弗華未嘗列也願君久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康從康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公說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景公以其結已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僞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舖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緝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甌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之人

餌而穿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
出汲命作兕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蹌而起夫王孫類夫人
者猶可也至於魃魃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警掉尾則林
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狎獵人羈而縛之
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蹠下無所不
至魃魃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
之擾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
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跟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
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蚩蚩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
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彘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
玄與黃異貯序而致之布髮凡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
則玄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

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魃魃獸也伯趙禽也蚩蚩
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冥心志寧嗜
欲故也况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
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
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
劔罵乃糜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蒞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
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况他人乎王若以誠
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
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
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
數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况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頻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股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讜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搖之國也今弗鬪蓋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

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蓋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穿罽鼠好夜竊粟越人真粟於盎恣鼠齧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飫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覈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羣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真粟於盎也無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窺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蓋誘我也公仲遠信之何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霄益務侈靡徇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契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

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沔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
爲樂不厭零覺召所發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
給之曰魚鴈滿數澤羊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
單乎零復悅零妻兼媛罵曰饒蚡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
也嗜其血管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人死則饒蚡亦槁矣爾
曹藉吾家舉火旦旦蠱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
蓼言以計去之變亂益甚零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
曰山之陽有桑蟲穴之書夜齧弗止桑漚液乾而悴蟲亦
無生者蟲其樂氏之害歟使戒蓼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爲脩
潔人也一日飲遠裕疆家而沈尹壽師祀葬在焉師祀與
沈尹壽語語近褻鬬子般怒曰若等陪女蠱若渠略出入穢

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颺言俎豆間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
豔姬過門鬬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升趨甚疾衆隨之觀則
所追者正鬬子般也初鬬子般通於姬姬知飲遠裕疆家過
而目招之鬬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
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遠啓疆尤之曰子
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使狙師教焉狙師脫土肖人貌飾
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鸞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
立坐踞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觴焉狙
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狙假人貌飭形也其心狙也因
物則遷爾子何惟鬬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
衣袂相屬也子何惟鬬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
也星辰之遠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

知者觀鬪子般之事可爲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賈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曰光輝燦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險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巖竇絕氣庶遺罔不爲鳥惑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霞葵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其之寶右有小洞棲新彘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嗚咿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猩血可染縹經百年不焉是獸也脂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交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

人而獸也不殺何爲囊石加頸沉之江君子曰有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四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玉戴生與三鳥叢臣明玉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毋陵也三鳥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蓋誓諸玉戴生喜乃歛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誅有位毋附厥愆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極之居亡何共仕于晉玉戴生復申前誓三鳥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叢臣既悔復恐玉戴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戴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

登祿仕遠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勢休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有長瀕君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瀕君苦之長瀕君之女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瀕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饗饋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瀕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心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賁牙茲故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瀕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以無恐者長瀕君存耳苟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路長瀕君精神幾何寶之

愛之唯妾爾侍姬唯欲是從長瀕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幃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衡人一詠從約頰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傳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辯士之舌以爲東西辯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爲無國傳曰眩白爲黑倒上爲下其士之謂歟

黻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蒙頰攫父而牛尾狸亦產焉狸臂齒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日飲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爲人所忌穴山爲宮樹石爲柵聚籜爲墉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墉而煙其宮狸不

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叔半曰狸何罪哉黻夷子
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臙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爲無辜
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爲鷓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降則
降指鷓鷓鷓使之擊則擊無不知志西鄰有終利之伊爭
能宜咎欲學之求鷓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囚之七月有鷓過
焉命鷓搏之鷓驚墜鷓亦墜對立枯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
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甚漸往飮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鷓
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子初得之也冠之以籠胃束之以
條鏃嚴之以鼓鼙承之以韞養振之以鑿和使其目無邪視
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廉其屢也咽羽毛以洩

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鷓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
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搖其筋骸逆亂其
血管紊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飢神旣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
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
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鷓而得馭將之術也
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曾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曾公失政季氏得民
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曾公失政季氏得民
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曾之臣
于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
周公之廟祭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
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曾猶

齊晉之視楚也。曾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曾棄周禮，唯弱強是視。當齊肇霸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曾鮮不與。闕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違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萁路監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卽世，曾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味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睦分曾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上人人，何能輯今以曾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哉。明

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曾之公室弱民，懼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葉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于曾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由曾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爲執事。蓋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屬與君周旋於疆，蒙之姓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自救且不及，况能綏我？曾乎五侯九伯，桓公實

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曾之
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曾之
爲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曾之君子或藉齊餘
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
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粟糧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
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郵居昭公
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
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
子魚乃力過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
爲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爲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孟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
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叟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

且不血食吾屬將焉寘諸請昧死言焉俟宋襄公出歌而過
之曰有虓者貌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密密者陸
鱗鱗者矛矍矍者夫始可貌與君貌乎貌乎良足畏乎君何
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
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
體要佩玉錙鏘不可新於山荷戈與役不可酌於廟其理然
也今楚人貌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蒞
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貌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
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興戎乎壇坫
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則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
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爲萬世笑者以膠
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往會強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妾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泚或浴或設餌筍之列三
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卽生之魚新脫罔罟之苦備甚浮白
而驗鴨踰旦鬣尾始搖鄭人捫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
慘麪而食復捫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爲命今
處以一勺之水曰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
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
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臧語不更先生曰鼫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火欲磔山
狸欲啖駒苦之其難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
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鳥爲啄其穀鳩鳩殘其軀伯趙
敝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
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邪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哉

臧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
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
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鷯非平林固不集
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亟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
翫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
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茅濁土閭閻者
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繁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瑩起管中
視之珠也犢以獻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旣沒
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
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

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值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闕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

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儻者設筵薦脯醢觴胸胸起執爵啐酒且醉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胸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燭方熾欲緣高沃之財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于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餒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鱉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燭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儻事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倖而推鄣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梅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梅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色煌從

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於此子琴之爲人乎
子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
癩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
筑彈坎篥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
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篥焉嬖之甚子
琴稍出游歸必執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
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先豔敷敷照人世謂闇須白台不
能似之子琴遂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
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
至是乎妍蚩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汚以佞爲賢
以正直爲險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
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鈞與公玉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鈞學內聖
外王之道淫淫而洽於心公玉乘迂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
於今是翠蓋擒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
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充之曰子病大心鈞善矣子道亦
未爲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子所業則異於是公玉
乘曰何術也曰捭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
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
下從是使蒙貴襲鼠也千不失一焉大心鈞公玉乘疑之相
與說于秦王大心鈞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窺切
圍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邇遐矣王曰子之言美
矣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伺也曰公玉乘言公玉乘進
曰揣摩地執明王之制義歆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

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粲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夫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爲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玉乘去之齊不遇文之宋之衛無客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爲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焉不知其太多少赤幟曳曳見龕楮間則其鬚亂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歛沫腥風蓋脩脩然云逢鮪鮪鯨鯨必吞日以十千計

不能廢出游黑水洋海船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其從雄行海間孰敢何問之者沂潮上羅刹江潮退膠焉壘若長陵江濱之人以爲直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也肌之乃架棧而齧割之載數百艘烏鳧蔽體羣啄之各飲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爲何如一失其執欲爲小繩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宿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鈇利旂幟精明可伐者二

也既稟克初餽饒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
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
而邾鄆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
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叢爾之邦也
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
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民人耶衣冠劍舄克
斥君之境土何愛離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
定伯取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手山戎今再帥
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樹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
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使
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宿胥無曰能罷豺虎正
家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

之備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
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
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料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
者以足衣爲中以冠纓直履以食豆而羹簞百物靡不反者
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間問曰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
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
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宇民孱夫
操弓矢出鬪是簞受莢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
履直冠纓也冕鉗之倫升於上士是中足衣也舉國反易而
無一人悟者君顛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
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老而不覺其形自蔽

之患也請爲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
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
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度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
匿死生不相恤人諱廢其廉盡聚諸穀謝去一日漁于海獲
申蟲曰覺雄雌相負雖風濤不解度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
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
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
世汗有反日至死弗覩者不亦悲夫視廢其廉之能悔抑又
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子
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禁

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
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
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
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
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
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
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如聞晉
約諸侯圖楚刑百姓列珠槃玉敦歎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
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
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
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居
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師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

之尊盧沙瞳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削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贖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徃徃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徃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剽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旂耕於渠陳之野得石焉圓而背肉且倍好上有蒲穀文子旂焚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剴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陳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受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

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踐受璧薦諸王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于旂抱石嘆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翫以補冠穴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珉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至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目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自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知有瑣瑤乎腹載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瑤飽否乃死蟹

夫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厖鼠乎
與卬卬駉駉比爲卬卬駉駉其草卽有難卬卬駉駉負而
走亦兩不能無也厖鼠姑寘之又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
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喉冷毒草害之及下嗑
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
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
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
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
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
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猗于臯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壁易之且肆筵召所
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誦其能於是冶金爲繩繫之文羅曰

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字下急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
見猗于臯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猗于臯復縱之豹遇鼠
如初猗于臯怒鞭之豹輒嗥猗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絃寘之
牛羊棧中日舖以糟豹喪欲泣猗于臯之友安綦子他聞之
謂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饋不如尺
布文豹雖驚禽鼠不如狸狔于何愚也曷不用狸搗鼠而縱
豹捕獸哉猗于臯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麇鹿麋
兔以歸無筭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
違其才何邪

楚多鷄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
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鷄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鷄
愧之無鈞大夫曰夫鷄海內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

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班文鷄也翁鱗而尾佳鷄也刀
啄而戟距鷄也鷄則鷄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
國中圓冠方履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
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鷄與鵠格卒大勝韓因
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
豹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
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
弗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踈矣伯瑕志曰君如
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侍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
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弋綺縠而副玉珫
者後宮千人且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

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
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
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對曰
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
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會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
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
巡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贖澤人熟其故藝火照之鴈奴
戛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
二羣鴈以奴給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
鴈方緜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
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
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

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况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非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爲雞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白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

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太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于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賊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雞喻之說也

余爲燕書四十篇蓋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

情銷沮見於鮑翰之中氣藹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與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勿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

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子蔡入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款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

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
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
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
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騶勁弩助之燕雖稍弱
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
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脣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
暴又必急趨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
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
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
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

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
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可
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
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
穀眈眈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
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
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
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
日罷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
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
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眞小人
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

明久矣

書穆陵遺骸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
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
月奏請如三僧言發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
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東毅移北平
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
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座諸南門高座寺之
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諭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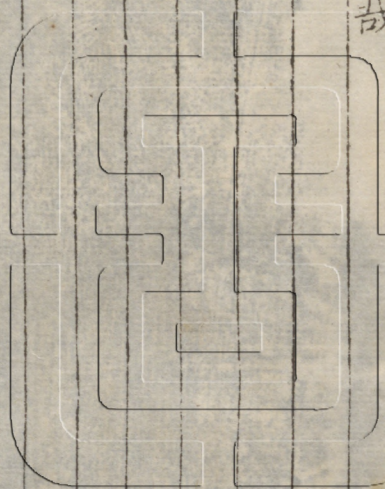
陶尚書中立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
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街甲衣
曳至西郊跑土成坎雞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
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南有乳犬為邏卒所食棄骨
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大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
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雒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
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大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
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
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歛寘一窰移葬
於桑間日夕向桑噪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
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解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

寧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厚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天

書客言二首

天台李某遇盜官爲購捕之有刀鑷工出簪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隣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母佯憊爲也爾左乳有癩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雞髮故知女癩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黃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携虛篋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給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挾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見兒也子聞之輒自

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寃也自經死
爲說者曰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嗚呼今之從政者
其釋之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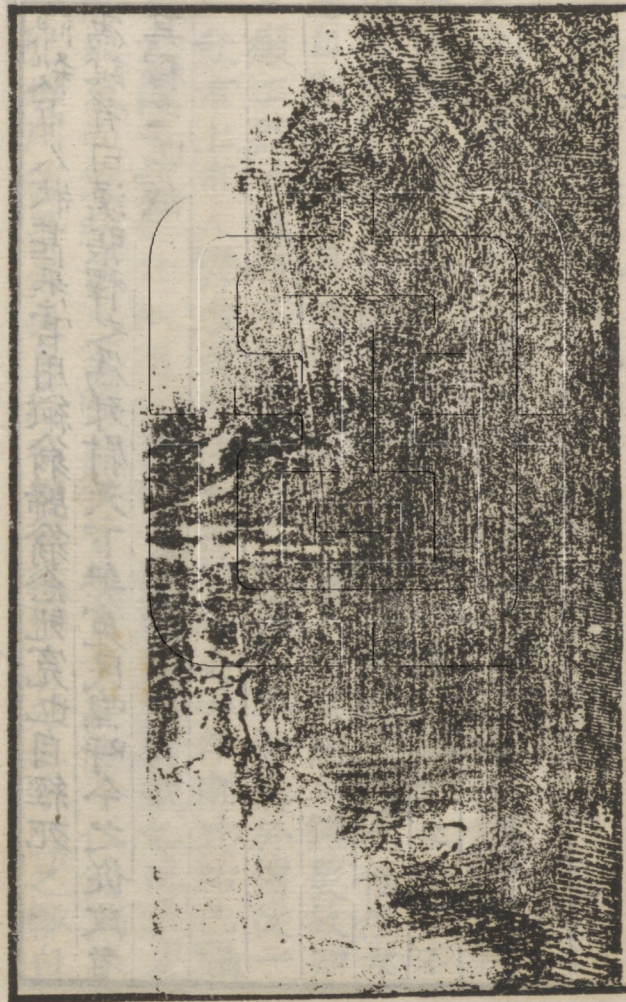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一

雜著

請喪禮

胡翰

按儀禮䟽衰裳齊杜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䟽履三年者其
 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
 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
 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
 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
 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
 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
 則䟽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
 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



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
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
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
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
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
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
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攷之服之數盡於五
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
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
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
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
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

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
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經林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

總箭筓髮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筓男子

免而婦人髮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

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

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總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

宜以俚俗參之若木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

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

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

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筓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

筓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

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齊首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卽位而有事于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卽位而有事于內何啻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清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去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筭纚夫纚以黑繪鬢鬢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卽吉可也而以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封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

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極鯀非也夫鯀之極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為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儻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

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知之何曰其疵同也猶可謂之泛論泛論非言君子猶可說也不若非有恭敬則不齊之喻而不可舉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續志林

王禕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曾鞏氏王安石氏竝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九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

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為國徐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侍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與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為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為中國患又

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卽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爲尤其詩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子以爲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

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卽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
王伊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鄴至大戎敗幽王周
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
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
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
致衰不可也周居鄴鄴鄴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
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
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
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嶺界蜀隴邪則
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
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
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

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維邑曷嘗不可以
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
故曰戊辰王在新邑丞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丞祭矣以
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
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
感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
有甚於問鼎重軒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
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
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
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

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固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

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鷓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

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
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
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
蓋良始惟為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為
王而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
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
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
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
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
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
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汗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
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

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
之為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
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
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
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
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
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
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
為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
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

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為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
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
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也是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
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
也故忠變為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
濩濩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
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
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
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其
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

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
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
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與禮樂則謙讓以為
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
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
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
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
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
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
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
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
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

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
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
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為與禮樂之事嗟乎儒
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
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
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
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
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
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
數公者可謂與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
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
皆人臣之所難為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

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卽桀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
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王建官惟賢佐事惟能此禮也大資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
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
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
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儼而立論若是幾
何而不為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
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
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
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

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
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
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
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
之化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
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
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
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
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
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
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
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

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闔豎擅政而小人
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已失其操柄
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皆豪傑持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
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
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
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
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
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
與其死以為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
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強大覲非望乃至
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

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

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為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鬼域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何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

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不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為小事猶不巳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人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

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其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儼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焉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計懿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

不齋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羣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頭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

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况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綴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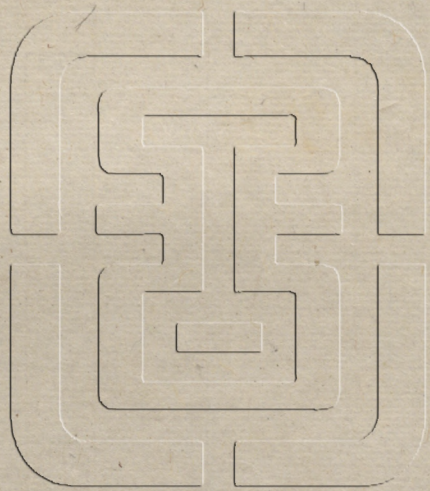
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况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

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

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為善
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
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
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
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
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
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蓋
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
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
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
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
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

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
愚禁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
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十二

